

E. T. A.  
HOFFMANN

# 斯居戴里小姐

[德国] E. T. A. 霍夫曼 著 韩世钟等 译 杨武能 编选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译林出版社

# 斯居戴里小姐

## —霍夫曼小说选

[德国]E. T. A. 霍夫曼 著 韩世钟 等译 杨武能 选编

E. T. A.  
Hoffmann



译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斯居戴里小姐 / (德) 霍夫曼 (Hoffmann, E. T. A.) 著; 韩世钟等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8.10(2000.4 重印)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书名原文: Novellen

ISBN 7-80567-868-5

I. 斯… II. ①霍… ②韩… III. 短篇小说-德国-现代选集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0536 号

- 书 名 斯居戴里小姐  
——霍夫曼小说选
- 作 者 [德国]E. T. A. 霍夫曼
- 译 者 韩世钟 等
- 选 编 者 杨武能
- 责任编辑 陈静宇
- 原文出版 Aufbau Verlag, Berlin, 1958
-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 E - m a i l yilin@public1.pptt.js.cn
- W W W http://www.yilin.com
-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编 210009)
- 印 刷 南通韬奋印刷厂
-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 印 张 15
- 插 页 5
- 字 数 373 千
- 版 次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7-80567-868-5/I·521
- 定 价 (典藏本)23.00 元
-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非驴非马 生不逢辰

——关于霍夫曼的小说创作与接受

杨武能

霍夫曼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出现在德国的一位伟大天才。他身兼作家、音乐家和画家，然而一生坎坷潦倒。他的最大成就在于小说创作，中篇集《谢拉皮翁兄弟》和长篇《雄猫穆尔的生活观》等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德国文学史上，歌德之后，海涅之前，霍夫曼应该说是最重要的作家。

可是，在不同的国度和不同的时代，霍夫曼及其作品却受到各式各样的评价和对待。其间差异之巨大，变化之显著，足以使他成为一个研究文化接受现象的绝好例子。而且，霍夫曼这位作家及其小说本身，也确有值得注意的与众不同之处，成为了决定他命运的主要前提和主观原因。

霍夫曼一七七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出生在柯尼斯堡(后属苏联，更名为加里宁格勒)，父亲是一名律师。他全名为 Ernst Theodor Amadeus Hoffmann，后世多简称他 E. T. A. 霍夫曼，以区别于其他同一姓氏的作家和艺术家。他由于父母离异，三四岁时便寄养在外祖母家。他自幼爱好音乐，上中学后更显露出文学和美术的天赋，尤其爱读骑士小说和神怪小说。十六岁进入故乡的大学学习法律，毕业后在当地法院当职员，一七九八年任柏林高等法院的陪

审官，隔年因同情受凌辱的市民，作漫画讽刺普鲁士军官，被贬职到了波森（今属波兰的波兹南）。一八〇六年，法军入侵，几经周折调到华沙的霍夫曼失去公职，不得已回到柏林，以艺术为生。一八〇八年到巴姆贝克城任剧院乐队指挥，兼做导演、作曲和舞台设计。就在这时，他开始写小说，第一批中短篇问世后即受到欢迎。一八一六年，拿破仑失败，霍夫曼重返柏林，任高等法院顾问。一八二〇年，参与“调查叛国集团及其它危害国家活动”的委员会工作，却违背当局旨意为爱国进步人士辩护和伸张正义，因而受到牵连。不久患脊椎结核，双腿瘫痪，但仍关注生活，坚持写作（本集所收最后一篇小说《堂兄楼角的小窗》即为此时作者的自况），直至一八二二年六月二十五日逝世。

霍夫曼的坎坷经历和政治态度，注定他必然对社会现实和人生做冷峻的观察，必然更多地看到社会和人生的阴暗面以及种种扭曲、异化现象，并且以自己的创作把它们反映出来。

霍夫曼的文学创作集中在他一八二二年逝世前的十二三年里，共有三部长篇和数十个中短篇。这些作品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德国浪漫派特有文学样式的所谓童话小说，亦称“艺术童话”，以区别于民间童话；一类为所谓“历史小说”。本书所收入的《金罐》和《侏儒查赫斯》，堪称前一类即“童话小说”的代表。它们与传统意义的童话区别在于反映生活的面要宽广得多，深刻得多，与社会现实关系更直接、更紧密，已不再是那种以山羊、狐狸或公主、妖婆为主人公的情节单纯、善恶分明的儿童读物，而属于成人文学的范畴。后一类即“历史小说”，以同一选本中的《斯居戴里小姐》和《克雷斯佩尔顾问》为代表。它们也不像一般历史小说那样写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而只写现实世界中的普通人，如平庸的手艺人和潦倒的艺术家之类，并且情节中有更多虚构成分。上面说过，这只是个大致的分类，因为某些作品兼具两者的特征，例如《雄猫穆尔的生活观》这部长篇，便无法绝对归入哪一类之中。

可是不论哪一类，霍夫曼的小说全有一些共同的、鲜明突出的特点。这些特点，归纳起来，即为一个“奇”字加上一个“异”字：小说情节充满奇思异想，写的都是奇人异事，气氛情调也都奇异诡谲。比起强调中短篇小说内容要“新奇”、要“闻所未闻”的歌德等前辈作家来，霍夫曼又大大前进一步，以他的大胆幻想，使这个“奇”和“异”常常达到了神秘和怪诞的程度。他的小说多写生活中的“夜的方面”，常常显得鬼气森森，常常弥漫着阴暗、抑郁、悲观的气氛；小说中的人物大多受着不可抵御的自然神秘力量的支配，无法掌握自身的命运，大多要么思想平庸、生活空虚、行为丑恶，要么性格怪僻、心理变态、行径荒诞。只不过在创作中，霍夫曼并非为了“奇”和“异”而写“奇”、“异”。仔细读一读，我们定会发现，无论是他的“历史小说”或是“童话小说”，全都有着现实和幻想的双重背景，人物也同样具有这样的两重性，区别只是在不同类型的作品中，现实与幻想的比例不同罢了。而且，很明显，奇异的幻想只是外衣，神秘怪诞的故事、人物乃至动物、精怪同样反映着社会现实，不一般的只是反映的方式曲折而隐讳。所以，海涅在分析他与其他正宗地道的浪漫派作家的区别时指出：“霍夫曼虽然绘制了不少漫画式的鬼脸，脚跟却始终站在现实世界的坚实基础上。”

具体地讲，霍夫曼的小说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落后腐败的德国的写照，是法国大革命失败后封建复辟的黑暗时期的写照。而且，更重要的是，作者不仅反映黑暗的现实，还对它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有力的抨击，正如他在现实生活中的立场和做法一样。为此，他常使用讽刺和夸张的手法，抨击的对象既包括反动的封建统治者，也包括庸俗的小市民。例如《侏儒查赫斯》的主人公是个好逸恶劳、性情刁钻的小丑八怪，却凭着仙女赐给的三根魔发而平步青云，当上官里的大臣、宰相，过着不劳而获、颐指气使的生活，而一旦失去魔发便软弱无力，以致淹死在洗澡的浴缸中。这样的“童话”，对德国小宫廷中的那些大人物，揭露讥讽得可谓入木三分。

其他还有《雄猫穆尔的生活观》和《金罐》等等，也一方面抨击封建宫廷的腐败，一方面鞭笞市侩的庸俗。总而言之，霍夫曼小说的思想倾向是明显的，尽管采取了浪漫主义的手法，却已具备一些批判现实主义的特性。

在欧洲文学的发展史上，霍夫曼的创作体现着从浪漫主义向批判现实主义的转化或者说过渡，情况相当复杂。一方面，他与德国浪漫派有着多方面的联系，如都写“童话故事”，都热衷于表现“夜”的方面，却并不是纯粹、正宗的浪漫派作家。另一方面，他也不能简单归入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之列，虽说在创作中确实对黑暗现实作了猛烈的批判和抨击，对后世的不少欧美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巴尔扎克等影响甚大。不仅如此，霍夫曼的小说同时还表现出一些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例如《斯居戴里小姐》和《雄猫穆尔的生活观》。前者的主人公金匠卡迪亚克因不能占有自己创造的艺术品而心理变态，一次又一次身不由己地劫杀自己的雇主，堕落为可怕的罪犯。这样的故事深刻而生动地揭示了人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他的创造物的关系的扭曲和异化，显然已触及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母题。后者却要读者相信，由于印刷工人的“粗心大意”，一部猫写的生活札记和一页页撕来夹在中间当衬纸的乐队指挥克莱斯勒的传记，竟混杂着排印成了一本书，于是就提前出现了现代主义小说喜欢采用的两条线索平行交替的叙述形式和荒诞手法。因此，在一定意义上，霍夫曼又可以说是现代主义的一位远祖。

总而言之，就思想、艺术特征而言，霍夫曼的小说不能绝对归入上述任何主义或者类型中，乃是一种过渡时期的产物，有些不伦不类，非驴非马。

然而，正因为不伦不类，就正好自成一类。正是这不伦不类，引出了后文将讲到的德国、欧美和中国接受霍夫曼的奇异事实。

在德国，在他封建保守的祖国，霍夫曼由于思想比较开明进

步,艺术相当新颖超前,可以说是生不逢辰。他不但在世时一生穷困,备受非难,才智抱负未得到充分施展,而且死后也遭到忽视,直至逝世半个多世纪的十九世纪末,他的价值才被人认识,成就才得到公认。后来,在一大批杰出的德语小说家如托马斯·曼、赫尔曼·黑塞、君特·格拉斯、克莉斯塔·沃尔夫等的创作中,特别是卡夫卡那些近乎荒诞的小说中,便出没了霍夫曼的影子。前些年才逝世的著名女小说家安娜·西格斯,在一九七三年完成了一部题名《奇异的相逢》的小说,说的就是霍夫曼与后世的果戈里、卡夫卡不期而遇,引为知音,在一起大谈所谓梦幻现实主义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西格斯所用的梦幻现实主义这个术语,颇能概括和反映出霍夫曼小说(以及卡夫卡小说)的特点,与当今风靡世界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仅一字之差而已。除此而外,德国当代一些著名评论家还用“朴素的现实主义”、“在后期浪漫派怀中诞生的德国特殊的现实主义”等说法,来标明霍夫曼别开生面、独树一帜的创作特色,对他的研究日趋深入。

还应该提到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也颇为推崇霍夫曼的创作,尤其是喜爱他的童话小说《金罐》和《侏儒查赫斯》。与此相反,他临死前写的长篇童话小说《跳蚤师傅》(未完成),却遭到反动当局的查禁,原因是抨击了普鲁士的警察制度。

和在德国的情况相比较,霍夫曼在欧美其它国家却更早、更多地受到重视,是歌德与海涅之间影响最大、译介最多的德语作家。“霍夫曼小说”一度成为一种特定时髦文学样式的代名词,引起了一阵一阵的轰动,在受过革命洗礼、开明先进的国家如法国尤其如此。这些国家的一大批小说大师,法国的如巴尔扎克、雨果、缪塞,英国的如狄更斯、王尔德,俄国的如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美国的如爱伦·坡等等,都从霍夫曼的创作得到过启迪,吸收过营养。拿巴尔扎克来说,他的《驴皮记》和《长寿药水》这两部作品中,就不时有“幻想家霍夫曼”的幽灵出没。而爱伦·坡的所有那些怪诞可



怖的幻想小说,更像是直接地继承和发展了“霍夫曼小说”。从以上受霍夫曼影响的作家颇不相同的艺术倾向,又可看出他自身不伦不类、非驴非马,兼容并包而又独树一帜的特点。

在欧美,霍夫曼小说的影响已超出纯文学的范围,不断地成为戏剧、影视乃至音乐作品移植加工的题材,干脆以《霍夫曼小说》为题名的影片就有六七种之多,而法国歌剧作家奥芬巴赫一八八一年首演于巴黎的《霍夫曼的故事》,更成为一部名著。几年以前,笔者有幸聆听著名小提琴家克拉默尔在西柏林交响乐团配合下,演奏题名《霍夫曼小说中的人物》的协奏曲。曲作者是谁我已忘记,只记得风格十分现代,那自始至终破碎凌乱的旋律和绝非和谐优美的音响,当时确乎让人想起海涅说的,霍夫曼的作品“乃是一声长达二十卷的惊呼怪叫”。在这叫声中,分明有着对黑暗现实的恐惧和痛苦呻吟,有着对悲惨世界的不满和愤怒抗议。在书中,霍夫曼借精灵鬼怪写人情世态,抒发自己的情感积郁,表达自己的褒贬爱憎。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比起当时在封建腐败的德国逃避现实甚至美化现实的作家们,真是高明得多,可敬可佩。

## 目 录

非驴非马 生不逢辰(选编者前言) .....	杨武能	1
——关于霍夫曼的小说创作与接受		
克雷斯佩尔顾问 .....	杨武能 译	1
伐伦矿山 .....	舒 雨 译	25
怪 客 .....	张载扬 译	50
斯居戴里小姐 .....	陈恕林 译	88
赌 运 .....	杨武能 译	150
(以上选自《谢拉皮翁兄弟》)		
骑士格鲁克 .....	舒 柱 译	175
金 罐 .....	朱雁冰 译	187
除夕夜历险记 .....	袁紫微 译	264
侏儒查赫斯 .....	韩世钟 译	292
(以上选自《卡洛风格的幻想故事》)		
伊格纳茨·邓纳 .....	韩世钟 译	395
(选自《夜谭》)		
堂兄楼角的小窗 .....	傅惟慈 译	447

## 克雷斯佩尔顾问

我一生中见过不少怪人，克雷斯佩尔顾问便是其中的一位。当初我到 H 市，打算在那儿呆一些日子，正赶上全城的人都在谈论他，因为这时他正异常带劲儿地干着一件荒诞不经的事。原来，克雷斯佩尔作为一位博学而练达的律师，作为一位精明能干的外交家，是颇负盛名的。某个说不上显赫、但却握有实权的侯爵因此找上门来，求他代拟一篇呈文给宫里，恳请皇上承认该爵爷对于一处领地的合法权益。结果事情获得圆满成功。鉴于克雷斯佩尔有一次曾抱怨过从来找不到令他感觉舒适的住宅，侯爵便决定承担全部费用，让人完全按照克雷斯佩尔的喜悦为他造一所房子，以做他代拟呈文的酬谢。侯爵甚至愿意出资买下克雷斯佩尔所选中的地皮；不过克雷斯佩尔却没接受这一好意，倒是坚持要把房子建在城外自己的花园里，那儿的环境异常优美。接下来他便采办了一切可能采办到的材料，让人替他运出城去。打这以后，街坊四邻们就看见他每天穿着他那件样式古怪的大褂——这也是他按照某些特定的原则自行缝制的——忙着在园子里发石灰，筛沙子，把砖石堆放整齐，等等。他压根儿没和任何建筑师商量过，也没想到去弄一张图纸。一天天气很好，他突然来到 H 市一位能干的泥瓦匠师傅家中，请他明天天一亮就带着全部伙计、徒弟以及小帮工什么的到他花园里去，为他建房子。泥瓦匠师傅自然问他要施工图；他回答，这玩艺儿根本用不着，到时候一切都会好的，叫人家大吃一惊。第二天，师傅带着全班人马来到现场，发现已经挖好一道四四方

的壕沟，克雷斯佩尔随即发话道：

“喏，我的房子的地基就下在这里，请你们接着往上砌墙，一直砌到我说‘现在够高了’的时候。”

“怎么，不要门窗？不要隔墙？”师傅像被克雷斯佩尔的神经错乱吓了一跳，插进来问。

“就照我说的办吧，朋友，”克雷斯佩尔不动声色地回答，“其它一切嘛，都自然会有有的。”

仅仅是付给丰厚报酬的许诺，使师傅动了心，承接下了这项异想天开的工程；然而，从来没有一项工程能进行得比眼下更愉快。由于吃的喝的都不断得到充足的供应，工人们压根儿不离开工地，这样，在他们不绝于耳的欢笑声中，四堵大墙便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飞快升高，直到有一天克雷斯佩尔发出一声大喝：

“停——！”

于是泥刀和榔头统统不再出声，工人们纷纷从脚手架上爬下来，把克雷斯佩尔团团围住，冲着他的一张张笑脸全都发出一个疑问：

“这下子又怎么办？”

“闪开！”克雷斯佩尔一边吼，一边奔向园子的一端，然后从那儿慢慢踱向他的四方形建筑，到了墙根下却不满意地摇了摇头，随即又奔向园子的另一端，从那儿再慢慢地踱向他的四方形，和刚才一样。如此周而复始地折腾了好几遍，直到他终于用尖鼻子冲着墙壁，大声喊道：“过来，过来，你们听好了，给我开一道门，在这儿给我开一道门！”他按尺按寸地规定了高度和宽度，门便严格地如他要求那样开好了。他于是走进屋去，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这当儿师傅发现，大墙砌得已足足有三层楼一般高了。克雷斯佩尔若有所思地在里面转悠着，身后跟着一群手拿凿子锤子的泥瓦工，只等他一声令下：“这儿开扇窗户，六尺高，四尺宽！那儿一扇小窗，高三尺，宽二尺！”工人们便飞快地在墙上打出一个洞来。我到 H

市那工夫，正赶上进行这档子事；只见好几百人围在他花园四周，一旦在墙壁上谁都意想不到的地方又打出一扇新的窗户，碎砖烂石往外乱飞，大伙儿总会发出一阵欢呼，那光景真叫有意思极了。至于住宅的剩余部分和其它一应的工作，克雷斯佩尔也是如法炮制，即工人们必须根据他随时发出的口头指示，当场完成一切。这整个工程的滑稽可笑，对于事情终将获得意外的圆满结果的信心，特别是克雷斯佩尔慷他人之慨地大把大把花钱，却使大伙儿一直兴致很好。这样，以如此荒诞的方式建房所必然带来的困难都一一得到克服，一幢设施完备的住宅便在短时间内耸立起来了；这幢房子从外边看真叫怪模怪样，原因之一是没有一扇窗户跟另一扇相像，然而内部装修却令人感觉舒适到了极点。每个进去过的人都肯对此打保票；后来，在我俩结识以后，克雷斯佩尔把我领到他家里，我自己也有同样的体会。也就是说，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和这位怪人说过话。建筑工程使他忙得不可开交，甚至他以往每星期二总是要光临的 M 教授家的午餐会，现在也无暇参加了；教授特别差人来请他，他让来人转告教授，什么时候还没举行新居落成典礼，什么时候他都决不离开家门一步。朋友和熟人们全盼着出席一次盛宴，克雷斯佩尔却除了参加建房的师傅、伙计、学徒、小工以外谁都不请。他拿美味佳肴招待一班匠人：泥瓦匠学徒尽情地享用鹧鸪肉包子，年轻的木匠则对烧烤野鸡大显本领，饿鬼似的小工们这次都挑最大的松露丸子往自己嘴里送。当天晚上匠人们的老婆闺女也来了，随即开始一次盛大的舞会。克雷斯佩尔先陪师傅的娘子们跳了几圈华尔兹，然后就坐到市里的乐师们的席上，拿起一把提琴，指挥大伙儿演奏舞曲，玩了个通宵达旦。这次克雷斯佩尔顾问扮演了民众之友。在新居落成典礼以后的又一个礼拜二，我终于在 M 教授家里碰见了，真有些喜出望外。你真想不出有什么东西比克雷斯佩尔的举止更令人惊异的了。他动作僵硬迟钝，活像每时每刻都会撞翻什么，打碎什么似的；然而事实并非

如此,而且我立刻放下了心,因为他尽管大步流星地围着摆满了精美杯盘的餐桌转来转去,在落地穿衣镜前摆着各种姿态,甚至抓起一只漂亮的彩瓷花钵,在空中抛上抛下,弄得人眼花缭乱,教授太太的脸上仍然没有丝毫惧色。实际上,在入席之前克雷斯佩尔已把教授房中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他还爬到弹簧软椅上,取下墙上的一张照片,随后又挂到了原处。与此同时,他嘴里唠唠叨叨,一会儿——这在席间尤其显得突出——东拉西扯,从一个话题迅速转到另一个话题;一会儿又揪着某件事情不放,翻来覆去,没完没了,异想天开,直至他的思路重新让别的什么吸引过去。他时而大声粗气地叫嚷,时而又拖声遥遥,宛如歌唱一般,但无论怎么样,声调和讲的内容总是不协调。比如谈到音乐,大伙儿都在夸奖一位新露头角的作曲家,这时克雷斯佩尔却淡然一笑,扯起他那唱歌般的细嗓门说道:

“我真巴不得生着黑色翅膀的恶魔来抓走他,把这个糟蹋音乐的混蛋打下地狱的万丈深渊!”接下去他可又狂呼乱叫起来,“她真是一位天使啊,声音那么甜美,那么圣洁——犹如歌坛上的一颗光辉灿烂的明星!”

说时他眼里噙满了泪水。而在座的人必须好好回忆,才能想起在一个钟头以前,曾谈到一位著名的女歌唱家。

眼下大伙儿正吃着红烧兔子。我发现,克雷斯佩尔就着自己的盘子,把兔骨头上的肉剔得干干净净;教授五岁的小女儿笑嘻嘻地给他送来兔子腿,他也详详细细地询问她些什么。还在吃饭的过程中,孩子们已经很亲热地注视着他,如今都离了席,走到他近旁,只不过仍怀着敬畏,和他保持着三步的距离。“这又是在搞什么名堂呢?”我心里暗暗纳闷儿。饭后的甜品端上来了,只见顾问从衣袋里掏出一只小匣子,匣内躺着一台一丁点儿大的钢制车床,他立刻把车床拧紧在餐桌边上,以令人难以置信的灵巧手法,几下子就把兔骨头车制成了各式各样的小罐儿、小筒儿和小圆球,全都

那么精致奇巧，孩子们在接过去时都不由得欢呼雀跃起来。

在众人从餐桌边站起的当儿，教授的侄女不经心地问了一句：“亲爱的顾问，咱们的安冬妮究竟在做什么呢？”

克雷斯佩尔满脸尴尬相，就像一个人明明咬着苦橙，却要装出在嚼糖块儿一样；不过，转瞬间，这张脸便扭曲了，变成了一个叫人害怕的面具，那么凄凄然地苦笑着，同时又流露出恼恨和嘲讽，是的，在我看来就跟魔鬼的嘴脸差不多。

“咱们的？咱们亲爱的安冬妮吗？”他怪难听地拖长了声调问。

教授赶紧凑过来，狠狠地瞪了自己侄女一眼；我从这眼色看出，她必定是碰到了一根不该碰的弦，在克雷斯佩尔的内心中引起了讨厌的不和谐的共振。

“您那些提琴现在怎么样？”教授拉着他的双手，快快活活地引开了话题。

这一下克雷斯佩尔的脸色立刻开朗起来，用他那粗嗓门答道：

“好极了，教授，那把出色的阿马蒂<sup>①</sup>提琴，前不久我讲过我是怎样侥幸地得到它的，直到今天我才把它给割开了。我希望，安冬妮能够仔细地分解余下的部分。”

“安冬妮是个好孩子。”教授说。

“不错，她是！”克雷斯佩尔大声地应着，飞快扭过身子，一把抓起帽子和手杖，直奔房门而去。我从镜子里看见，他眼里噙着晶莹的泪珠。

克雷斯佩尔顾问一出房门，我便恳求教授，要他马上告诉我那些小提琴是怎么回事，特别是安冬妮是怎么回事。

“嘿，”教授回答说，“就像这位顾问本身是个大怪人一样，他制作小提琴的方式也是奇怪得要命的。”

“他，制作小提琴？”我不胜惊讶地问。

---

<sup>①</sup> 十七世纪的意大利著名提琴制造家。

“是的，”教授继续说，“根据行家们的判断，克雷斯佩尔做的小提琴在当今这个时代算得上是最最优秀的了。从前，他特别成功地做好一把琴，有时还让别的人试拉一下；可这样的事已好久不再发生了。现在做好一把琴，他只自己拉上一两个小时，虽然拉得极其带劲儿，充满着感人的激情，可是拉完以后他就把它挂到其它的琴旁边，从此不再碰一碰，也不许别的人碰。只要哪儿能搞到一把古代大师制造的提琴，顾问就不惜任何代价把它买下来，人家要多少钱他给多少钱。也跟他自制的琴一样，这把琴他仅仅演奏一次，然后便把它拆开，仔细观察琴的内部构造，如果他认为没有发现他正好要找的奥妙，他便不耐烦地把碎琴板扔进一只大木箱；箱中已经装满无数被肢解了的旧琴的残骸。”

我急不可耐地问：

“可安冬妮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嘛，”教授接着讲，“这个嘛是那么回事，倘使我不是坚信一个事实，即顾问那骨子里善良得近乎柔弱的天性中，必然有着什么特别的隐情的话，为安冬妮的事我是会对他这人深恶痛绝的。几年前顾问迁来本市，住在S街的一幢阴暗的宅子里，和老管家婆一起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的怪异行径很快招来了街坊四邻们的好奇；而一旦他发现这种情况，马上便设法与人交往。同在我家里一样，各个地方的人们都渐渐习惯了他，以致觉得少不了他啦。甚至连孩子们也喜欢他，虽然他的外表那么严厉；不过他们并不给他添麻烦，要知道友好尽管友好，孩子们对他仍保持着某种敬畏，这就使谁也不敢在他面前唐突放肆。至于他如何善于用各式各样的办法取得孩子们的欢心，今天您已经亲眼看见了。我们大伙儿都当他是老单身汉，对此他也不作否认。他在本城住了相当长时间，突然动身到谁也不知道的什么地方去了，过了好几个月才回来。到家的第二天晚上，克雷斯佩尔家的一扇扇窗户竟一反往常地灯火明亮；仅此一点已引起了街坊们的注意，何况大伙儿很快还



听见在钢琴的伴奏下,从窗内飘出来一个女子的美妙动人的歌声。接着,一只小提琴也吟唱起来,感情热烈而奔放,与女子的歌声紧紧交织在一起。人们马上听出,那是顾问本人在演奏。

“这样一个奇特的音乐会,把无数的市民吸引到了顾问的住宅前,我自己当时也混在人群中;而且我必须向您承认,和这个陌生女子的嗓音一比,和她这绝妙的沁人心脾的歌声一比,我所听过的那些最享盛名的女歌星全都黯淡无光,失去了魅力。我做梦也想不到谁的声音能这般悠长圆润,这般婉转嘹亮,这般跌宕多姿,强可强到像是管风琴的鸣奏,弱可弱到仅仅剩下一丝轻轻的嘘息,真正叫人荡气回肠。没有谁不为这甜蜜的歌声所迷醉;四周一片寂静,一歌终了,人群中便发出低低的赞叹。当人们听见顾问大声讲起话来时,已经是午夜了;接着又传出另一个男人的声音,从语气判断,似乎是在责备顾问,其间还夹杂着一个女子时断时续的泣诉。只听顾问的嗓门越提越高,越拉越大,直至最后变成了你知道的那种唱歌似的拖长的声音。是姑娘的一声尖叫打断了他,随后却是一派死寂,直到楼梯上突然乒乒乓乓一阵乱响,一个年轻人啜泣着冲出门来,跃上一辆停在附近的双轮驿车,飞也似地驶去了。第二天顾问显得春风满面,可是谁也没胆量去问他昨天夜里发生的事。不过女管家却告诉向她打听的人,顾问带回来一个漂亮得跟画中人似的年轻姑娘,他管她叫安冬妮,她唱歌的声音也和模样儿一般美。一同来的还有个年轻男子,他对安冬妮那么温柔体贴,想必是她的未婚夫吧。可是小伙子不得不很快离开,因为克雷斯佩尔顾问坚持这样要求。至于安冬妮和顾问本人是什么关系,时至今日还是一个谜;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可怜的姑娘受到了他极其可耻的虐待。他对她严加管束,就像《塞维勒的理发师》<sup>①</sup>中那个巴尔托洛博士

---

<sup>①</sup> 《塞维勒的理发师》系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Rossini,一七九二—一八六八)著的两幕歌剧。